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生  
出國研修心得報告書

補助年度：105年度

系（所）名稱：美術與文創學系

年級：4年級

學號：B0209129

姓名：林海峰

進修國名及姐妹校名：西班牙卡斯提亞拉曼查大學

進修期間：西元 2016 年 9 月至西元 2017 年 6 月

# 華梵大學赴國外進修學生回國心得報告書

## 1、 緣起

華梵大學位處深山，對外交通較為不便，而即使下了山依然是在台灣這座小島上。將近四年在華梵美術系學習期間，我個人也多次前往不同大學之藝術相關科系進行參觀與交流，但我仍舊對自身能獲得的成長感到相當的有局限性。因為即便是不同的大學，依舊是涵蓋在台灣整個風土民情與社會環境下的教育機構。而當代的藝術教育卻是從西方引進而加以吸收轉化的，如果我們連西方藝術的源頭都沒有真正去了解過，又如何將其內化到自身，更有甚者將其與自身的文化兼容並蓄，開創新的藝術格局？

於是我興起前往國外交換的念頭，以達擴展視野，增進對不同文化差異之認識的同時，也更加理解自身所處國家之文化與社經地位於國際間的定位，西班牙卡斯提亞拉曼查大學正是在此時步入我的眼簾。

## 2、 研修學校及特色簡介

卡斯蒂利亞拉曼查大學建立於1982年6月30日，是西班牙中部地區的一所公立大學。大學隸屬於西班牙教育部，學校總部位於雷阿爾城。

學校在1985年開辦時的6200多位師生現已經在他們的人生中取得了輝煌的成績，而現在已有30,000位學生在卡斯蒂利亞拉曼查大學求學，師資高達2100人。

而我前往進修的是卡斯蒂利亞拉曼查大學的昆卡校區，昆卡雖是小城但卻名列世界文化遺產之一，被外界稱為中了魔法的城市，同時以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而校園內的硬體設備諸如攝影棚，錄像裝置等，相當齊全對於交換學生的態度也相當友好。

## 3、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來到西班牙第一個遇到的文化衝擊就是校內師生的上課態度，老師與學生就如同朋友一般是在交流知識，而不是老師單方面的將知識輸出給學生，更像是老師陪伴著學生探索與成長。但同時師生間的關係與上課模式也更為輕鬆，時常會有彈性的調整，只要學生和老師有進行有效的溝通，通常學生都可以協調出適合自己的創作模式，甚至一個整月你不一定會在課堂上

看見老師或學生，但教學仍在繼續，學生將作品在自己的工作室中完成，整理好自己的想法再找時間和老師交流，比起制式化的按表操課，這種彈性化的教學更讓我獲益匪淺，由學生主動向老師分享自己的作品，更能讓學生由老師的經驗與知識中各取所需，而不用被迫在課堂上聽著自己不會用到的知識，只為完成學業。

#### 4、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

##### 1. 太陽

在太陽緩慢升起的國度，鴿子和烏鴉沙沙踱步在大塊的石牆上，像是除了風以外，沒有晨光會來臨。

而太陽待到晚上八點，早起時，只有黑色的風。

##### 2. 味道

我剛下飛機就聞到了，每個人身邊都有股很類似的味道。女人身上，幾乎都是我奶奶的房間某些粉類化妝品，再加上蜜桃口味的廁所芳香劑的味道。男人則都是帶有點侵略性的，很多水滴狀的尖銳小粒子刺激鼻膜的味道，比較像是融在汗水裡化學發酵後的費洛蒙味吧。雖不是說完全相同，但這些氣味的基調是一樣的。

##### 3. 濕度

這裡的空氣很乾，雖不至於像我以前遭遇過的那樣，一覺醒來，喉頭乾渴欲裂、嘴脣破了好幾層角質像花瓣被剝開，但也足以令我喉嚨痛好幾天，鼻腔裡攀滿血塊。對了，我只是不小心把衣服弄濕掛在房間一陣子，居然就乾了。（當然這種乾，是跟台灣永遠濕黏的氣候相比的，想起雨天死纏在腿上的褲管。來了幾天，都還沒看到雨呢）

路上的人皮膚都很乾，就是抓抓手都能聽到「刷刷——」的皮質刮落聲。我都懷疑他們衣服下是不是都佈滿了血痕。

##### 4. 住所

我住的是老式的公寓，電梯門不是一般左右張開的那種，而是像廁所門一樣要手動朝外拉開的，所以買很多袋東西時就要半身抵著門，哐啷哐啷的擠進去，裡面大概只能塞兩個人而已。而且它整個運作的基調就是「遲緩」跟「發出很大的聲音」，當鐵門「唧——」的關上，身體完全可以感覺到一座老舊的機器正轟轟轟的把你吊上去，「喂，真的不要緊嗎？」大概是這種感覺。也不是說老式的風情不好，如果是住住旅館當然很有味道，但是，每天這樣轟轟轟的，沒多久，腰骨也會隱隱作痛起來吧。

我住的房間意外的很先進（在某個小細節）。走廊燈似乎有什麼定時省電裝置，大概三十秒，也就是走一趟的時間燈就熄了，要是走得慢一點，就得走到半路一直折回去開燈。我在出國前手機就有點問題，一直滑不動，所以我走在廊道上就一邊趕路一邊滑不開手機的手電筒，大概有大半天時間都在忙這事。跟煮東西、買食物、以及走很遠的路。

房間裡的人原則上都不出來，有出來都是到共用的廚房煮食物，目前遇到一個波

蘭女生，和一個西班牙男生，他們的料理方式基本上是切麵包夾肉、跟煮麵條加醬，當我炒好一盤青菜的時候，西班牙男生很驚訝地問我這是什麼？我就說：「恩，也許是蔬菜之類的東西。要來一點嗎？」他就步伐有點慌亂的躲回房間去了，原本在窗台旁邊的菸也熄了，現在想想夾著兩根棒子不停翻攪幾團綠色的物體，恩，也許是有點噁心。但也不至於一輩子沒看過綠色蔬菜吧？

## 5. 溝通

溝通上，基本是在深層的海溝裡遭遇了兩次的斷層。我平時就不是善於表達的人，再加上雙方的英文都不好，看起來好像有在溝通，其實都哼哼哈哈的帶過「喔——很有意思啊——」（挑眉、笑）我大概是說了台灣人比較常吃蔬菜，或台灣的床比較硬「叩叩」（敲櫥櫃表示很硬，因為忘了硬的英文怎麼說）之類的，一開始這樣互相陪笑還可以，但久了還真是挺累的。所以之後大部分時間我都只是待在房間，把麥片倒到嘴裡，拿著整瓶的牛奶直接灌下去。沒辦法，煮飯跟交際都太麻煩了。（但我還是很認真地讀英語會話的，因為過兩天又要買菜了）

\*

「沒辦法啊，還是要生活」，比起「到國外一切都是新的體驗」，讓我更心安理得一些。畢竟到國外的生活也不是每天都閃亮亮的，雖然花了很多錢，但那些錢也不是閃亮亮的，在多次轉手後無奈的黯淡下來，反而比較接近生活的本質。手指上的油漬和污垢一點一點積累在紙幣上的感覺。

當然還是很羨慕那些跑跑跳跳的人啊，他們在國內國外都很活躍，感到什麼都是新奇的，都足以花費精力去嘗試。「不就是這樣嗎？」雖然總是這樣想著，但看見那些精力充沛四處體驗生活的人，有時也會不自覺的微笑起來「好像真的蠻有趣的吧」。但這是關乎生命的基調的問題，我的基調是離散於中心，他們則彼此聚攏在一起，如此而已。

## 6. 基調

每個人生命的基調，通常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定下來了，大概在二十歲左右。我從小不知道搬了多少次家，所以基本上沒有故鄉的概念，不是失根，也不是無根。而是一種永恆的鄉愁。彷彿從出生那一刻起就永遠的喪失了什麼，從自己的原鄉被剝離了。

常會想起自己不曾有過的童年，街上通塞著綿密的光塵，有不遠的上坡、和不遠的遠方。通往高高、高高的屋檐，低到我懸空的目光上，掩埋落日吐出的最後一口血焰。

做什麼都很認真，卻沒有認真的看過日落幾次，因為我知道，落日的盡頭，什麼都沒有，生活的盡頭，也，什麼都沒有。但我還是打算把剩下的人生全用來掙扎了。因為包括我在內，這世上每個人都太自以為是了。

早在太陽升起以前我就醒來，在落日之前我又想睡了。連太陽之於我，都太自以

為是了。浸滿黑色的薰息之前，只有日漸風蝕的羽毛和爪子。過去大塊大塊的石磚砌成的牆垣之後，有許多無關緊要的現在和未來，在越過牆之後，無關緊要的發生著。

## 7. 發音

西班牙文每幾乎兩個字母就一個音節。即使只是要講出簡單的一句話，可能就需要發出六七十次聲響。

如果要講一大段話，就像越過午間曬透的小圓石子鋪成的小丘一樣，喀啦喀啦啪嗒啪嗒的這樣，麻煩的很。

## 8. 街道

這裡的街道隨時都坐滿了人，一撮一撮的聚散著聊天，像是每天的工作就是聊天一樣，即使下午三點後大部分的店都關了，不然就歇著，要做不做的樣子，人群還是沾黏在石子路上，等晚上的咖啡廳、酒吧接著開門。

但這些小聚會的場所都有點超出我這一年在西班牙的預算，所以我每隔兩三天就要去附近的超市。

提著兩大袋塑膠袋，裝滿罐頭牛奶蔬菜之類的東西，搖搖晃晃的走在大馬路旁，地面都乾得裂開了。右邊車子開的很快，漫無目的地駛離自己所在的位置，路標指向離開，而我卻在回到住處的路上，因此，沒有車會為我停下來。陽光像是增幅幾萬倍的微波爐，每顆光粒子都逼嗶嗶啾啾的在我皮膚上響，左邊是一座超大型的停車場，卻像古代廢墟一般，還被畫滿了尿漬般的塗鴉。

\*

黃土的坡上似乎能連接到一座教堂，低矮的房舍被土坡掩蓋到十字架只剩三分之一，但至少還算的上是白色，所以我沒把它錯認成什麼廣告標示之類（廣告也不至於插在這種地方，還這麼頹敗）十字架後面越過天空好幾個公園的距離，襯著一面橫分天空為兩半的廣告看板，上面什麼都沒有……好吧，或許有一點殘膠之類的東西，隱約浮現一個女人露出上排十顆牙齒，手裡端著一盤很有賣相的什麼東西的影像，就跟在這裡的生活一樣，每個人都對我笑，但，每個人都幫不了我。

## 9. 水煮不熟

據說這裡的水，打開水龍頭就能喝了，我有點不放心，煮了兩遍喝了一點試試，恩，真是有夠生的味道。啊，幾乎喝到水管裡好幾個地方都生鏽了吧，可能還有點漏水，沒看到電熱水瓶、濾水器之類的東西，倒是看到一大堆瓶裝水，每個人都好幾箱好幾箱的扛，於是這種注入在塑料瓶裡的空白液體，居然成了我在這裡喝過最具生命力的東西（酒之類的東西或許很多人喜歡，但被生水佔據喉嚨的感覺已經讓我除了飲用水之外不再渴求任何東西，喝酒什麼的，還是跟體質有關吧，但喝水這種事，如果每天都產生這種排拒性，不久之後即使習慣了，警示燈已經熄滅，身體也仍然維持在那種肌肉緊張的狀態吧，喉結附近的肌肉）

不過，即使是礦泉水也帶有一種只煮熟80%的感覺，或許是在自己的國家待太久，先入為主的觀念太多，但如果沒有這20%生水的味道，我還真怕自己太快融入現

在的生活，忘了要對一切保持警覺了。

## 10. 階段

一個人的雙腿血正啪啦啦的流，你卻好好的站在一旁說：「會好的，我也經歷過喔。」那個人當然也懂啊，不過放寬心什麼的，這種過來人的姿態，更令這世界的水深火熱更加水深火熱，因為你已經經歷過了，並成功的脫離了危險的情境，但你眼前這個傢伙還倒在地上啊，他正面臨也許會失敗的恐怖交關，即使成功了，他也只是經歷了成長必經的過程，加入了你的陣營。

那些現在他最珍視、也最害怕失去的一切，對這世界許多人來說，卻是完全無關緊要的，只剩點渣的價值可以拿來調笑的過往。如果奉獻一生都只是為沒有任何人在乎的事情努力，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啊。思考過別人的話語然後放或不放在心上都不是一種簡單的抉擇，甚至我反而覺得那些表現出決斷力，噠噠噠把事情做好的人，才是最迷惘的人吧！他們只是抓住了眼前的東西，以為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做出目前最適切的決定，但事實上我們的人生永遠只能做出逼不得已的判斷，那些人也是知道的，只是他們整個身體融入那化不開的冰模裡，而我還在發燙，像空轉的機器一般過熱的發燙。

燙過好十幾遍鍋子還是有鐵鏽的味道，煮了水泡茶也浮了一層小塊小塊像油脂一樣的東西，鍋底下佈滿白點，應該不是霉、比較像是水漬什麼的，總之是刷不掉。

倒也不是喜歡抱怨，如果有天我連自己周遭事物的改變都能欣然接受，那樣的世界除了抱怨就只剩下一切都會好轉的預感了。如果每天我的身體都在一點一點改變，那等全身的細胞都汰換過一遍，我還是我嗎？不，我並不打算思考這個問題，我只打算一直緊抓著每日小小的改變不放。有人曾經告訴我，他只是想每天變成更好的人，我聽到這句話時非常觸動我，幾乎是哽在脊椎像骨刺一般每天刺痛我，積極努力的令人不忍直視，生命最終都會找到出口，感謝身邊的人之類的，我也知道。

但我存在的方式，就是必須彆扭的與人相處，拒絕好意又渴望親近，深深愛著每個人又同時痛恨著他們，因為不論我逃到哪裡，那種暴露自身致命弱點，卻絲毫不被在意的恥辱和挫敗感，拜託了，戳一下也好吧，那種完全被自己重視的人所忽視的人生，只是在不同的時空間延續著。

倒下的人倒下，站著的人站著，正在倒下的人拒絕一切的援手，因為他知道，那只會讓他撕裂成荒漠邊陲的創口。只服務了他人理想中的拯救。

坦露自己是弱者唯一的資本，當我把僅有的能力全部奉獻給你，卻無法被踐踏、無法被接納，你只是直說著：越界了！越界了！別靠我這麼近！完全無法滲入任何情感的空間的時候，我知道我只能永生永世的滿懷熱望，按部就班的生活、按部就班地死去，而你們這些美好的人們，會繼續過著美好的人生。不是嗎？不是嗎。

## <太陽、軌道、黑矮星>

霞光滲入石縫，陽光曬透了整個上午，岩塊砌成的牆燙出熱氣，把行人的面頰蒸的泛起紅暈，那是一條上坡的窄巷，每日的生活，在路口一閃身就硬生生的入夜了。夜晚低靡的寒氣往下坡壓來，岩塊中的漲熱此刻像舊疾復發似的，隱隱作痛起來。

街道被誰不小心撞到了開關，咔的暗了下來。

這裡的太陽不是直升到日正當中，就是無聲如跳樓般墜落，連起降的時間都沒有。升旗典禮都還有唱國歌的時間，但這太陽卻像是嫌這世界太煩悶似的，上班，在固定的時間升到固定的位子上，下班，就趕快草草了事走人。昨晚的涼霧在老舊的城區停留太久，此刻竟又從地磚上浮泛的漾開，在返家的行人倉促的腳步聲中，叩、叩、叩，越發冷硬起來。

長椅上褪落深色的塑膠包裝，被風吹的如晚禱般窸窣作響，像隻準備展翅的甲蟲，渾圓又輕巧的黑殼探出透明帶點淺褐色的軟翼，同時，他手上那把折疊刀也如拆信般展開。

窗台上的人們緊挨彼此，小聲的說話。鴿子在屋頂上走走停停。他也在一根電線桿下停了下來，用刀尖啄著上面的傳單。「比敲開一顆橡樹子還難吧」他想著，劈砍挑剝終於把別人傳單上的膠帶扒了下來。小心的維持別人傳單的完整性，只是把一小段膠帶割下來，浮貼在手背，另一隻捲著自己傳單的手微微發痠。「我出來貼傳單居然沒帶膠帶？」連他自己都覺得可笑—這種可笑讓他覺得自尊受辱，即使只有他自己在乎這種事，但他還是不肯走回住處附近去買膠帶什麼的—為了維持行為的完整性，他順手割下別人傳單的膠帶，用來貼自己的傳單。

找室友，是他來西班牙一個月之後還持續在做的事，總之是他申請交換學生通過之後，兩方學校溝通出了點問題，一開始老師信誓旦旦的說：「不必擔心，一定會幫你處理。」到出國前才說房間安排出了差錯，等拖著一大團行李到預定的住處後，又被告知需要自己找一個室友，否則就要付雙人房的房租。

他覺得自己是體制溝通不良的犧牲品，台灣的學校可以藉由定期推出學生出國交換，作為招生的手段，而對方學校也能賺取文化課程、觀光活動的費用，還能顯得「國際化」，何樂而不為呢？

學生也不過是利益交換的籌碼而已。

但畢竟他也拿了補助、獲得出國的機會。說是三方得利也不為過。要求過多也怕被認為是不知感恩，拿了好處還說三道四的。

和他一起來的一群人也只是說著：「這世界本來就沒有人有義務要幫你。世界不是以你為中心，想要什麼就要靠自己的能力去爭取。」

在嘲諷別人的處境上時，這類冠冕堂皇的話倒是用的不錯，他想著。並在晚風中的人群中逆行，往上坡走去。

曾有人告訴他：「時候到了，花就會開。」

但他目前見過的總是人生的苦難怎樣階段性的開花結果罷了。

他極不擅長與人建立關係，總是自己一人。並不是因為他缺乏社交的能力，而是他難以進入社交的情境。他難以理解的是，既然每個人都知道彼此對他人的人生並不真正在乎，大部份的關心只是出於一種禮貌而已。如果別人一問，你就真的大談自己的創傷，自溺在感傷的情境裡，只會換來好幾個微微皺起的眉頭，說著：這話題是不是太沈重啦，但為了維持禮節，他們不會直接打斷你，而是用一種巧妙的社交話術再次把你帶入輕快的聊天情境，用好幾個有趣但無關緊要的問題，把你從情感的核心帶開，週而復始，不打算理解你的問題，但更常有的情況是他們根本承受不起你的情緒，一個人本來就沒必要完整地接受另一個人快樂與哀傷，把自己的情緒託付給別人解決本來就是造成雙方困擾的不合時宜。

他知道，自己造成他人的困擾了。因為他對友情的想像是一種絕對的、全然的坦承相待，而不是碰面幾次稍微聊過、看過對方的情人、或是一起出去玩過就能叫做朋友。所以他也總是被堵在這個問題前面：「你們是朋友？」不論承認與否都是對他所認定的友誼的完整性的絕對損害。

雖然，他並沒有一直活在自己理想中的人際關係幻滅的痛楚裡，也無法完全脫離現實中的人際關係，但他已經發現這種交往模式正急遽的消耗他的能量，就像運作方式完全不同的引擎。他是往情感低抑、沈重的核心貼近，在流動迅速的人際座標中游離。其他人則是盡力的離散於情感的核心，往人際輕盈、愉快的方向貼近。「跟你們在一起很輕鬆、很舒服，想說什麼都可以直接說。」在他們眼中，他們自己是這樣相處的。

但他們卻不會真的把自身無法承擔的重量分給別人，不會真的想到什麼說什麼。在他們的圈子裡，有屬於那個圈子的打屁聊天垃圾話，即使真的要談心可能也談不起來，所以他們反而更費盡心力製造了情感的滯空圈，在那裡面努力維持輕鬆的談話，體貼彼此的不想深入。相較之下，他那種笨拙而直接的情感表達，或許才是太以自我的感覺為中心，沒替他人著想而產生的作為。每每想到這裡，他就更不知道如何與人相處了。

每天入夜，返家的途中他總會經過那個超大型的廢棄停車場，看來已經被塵土磨礪的再無剩下任何存在感，只是空間中隱約感覺堵塞了一塊巨大的空白，像是一塊與「存在」完全相反的「無」在那裏。以物質來說，就是有一塊純粹的「反物質」嵌合在那個空間裡吧。

而這塊反物質彷彿也吸光了一旁荒土堆的養分，以及土坡上那座小教堂應有的潔白與光。那座小教堂就像沒有抽水系統的廁所一樣，感覺所有的雜質都不流通，灰紫色（原先應是酒紅色）的毯子不知吸了幾百年的腳氣，有股狗耳朵的皮癬味，牆上又灰又黃的補上許多大小不一的泥塊，十字架上耶穌混糊的面孔，像隻剛出生濕漉漉的小狗，其他聖徒、天使之類的就更不用說，各個奇形怪狀像杵在畸型動物的標本區。

每次經過他總會進去看看，在昨天他貼的傳單旁再貼上新的傳單，幾乎要繞滿教堂第九圈了，也沒人來管。在他貼之前這座教堂外壁早就坑坑疤疤，滿是殘膠爛紙了。



裡面總是坐著穿著灰色毛呢外套的一個老頭，領口、袖口都起了毛球，他刻意從老頭面前晃過幾次，漸次加重踏出的腳步，深褐色木地板嘎吱作響，讓人以為自己在一座要斷不斷的吊橋上。

沒有反應。

老頭也許是夢到自己死了，或是中風什麼的，又不好用更激烈的手段叫那老頭。所以他只是在一旁玩起摺疊刀來。

老頭總會在他玩到第九十八遍時起來（總之還玩不到一百遍）像被塵封了幾十年一樣。關節只能進行小幅度的挪動，呼吸遲緩、腳步拖磨的把自己拖出門外。像總圍繞著自己的星球運轉似的，從沒注意過他。甚至可能沒注意過自己的存在。

這樣每天重複同樣的軌跡，在小小的範圍裡轉悠簡直像地縛靈一樣，總有什麼未完成的人生、總有什麼心願未了。他想起他房裡那空了半年的另一張床、另一張桌子、和另一片汪洋般整潔如新的地板，想起帳戶裡每月總要被咬掉一大塊的儲蓄。

找室友分攤房租也好、找朋友承擔情緒也好，都已經半年了。他只是每天沿著一樣的路線貼滿一樣的傳單，和一起來的交換學生走一樣的路上學。但他越來越覺得，自己和這個世界是在不同的軌道上運行的。

他想到垂直上昇又垂直落下的太陽，想到太陽如果沒有他所照耀的萬物存在，那太陽的存在本身又有何意義呢？他想到千兆年以後，太陽也終將成為一顆消耗殆盡的黑矮星，想到一切有光、有熱的物體，想到所有有愛、有恨的人們。當世界停止運行，行星的軌道還存在嗎？當人們永遠失去了、或永遠找不到某種他所相信、所期許的東西，那他除了永恆在軌道上徒勞的流失自己，又有什麼，是他能力所及的呢？

## 5、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 對台灣國際地位以及其他國家人民對台灣觀感之再認知。
- 對歐洲國家政治經濟有進一步的認識
  - 了解歐盟之間的交換學生制度Erasmus的運作
  - 對台灣的優勢與劣勢有更深入的理解
  -

## 1、 感想與建議

根據我於昆卡進修一年的觀察，西班牙學生普遍更以認真生活為導向，即使考慮到未來的就職也是以自身的生活為主，工作為輔的概念。他們花費更多的時間陪伴朋友和家人，這也改變了我的生活態度。

但同時他們也有不少人抽菸酗酒的習慣，派對更是每個禮拜都會辦，因此學習他們的社交模式也成為這次進修的重要環節，不過我也堅持點到為止。

在語言方面我認為只需要學習初級的西班牙語就能與當地人無礙的溝通了，更重要的是多去交流認識當地的文化，即使在第一個月只用英文的情況下我也認識了不少當地的朋友。

## 2、 生活學習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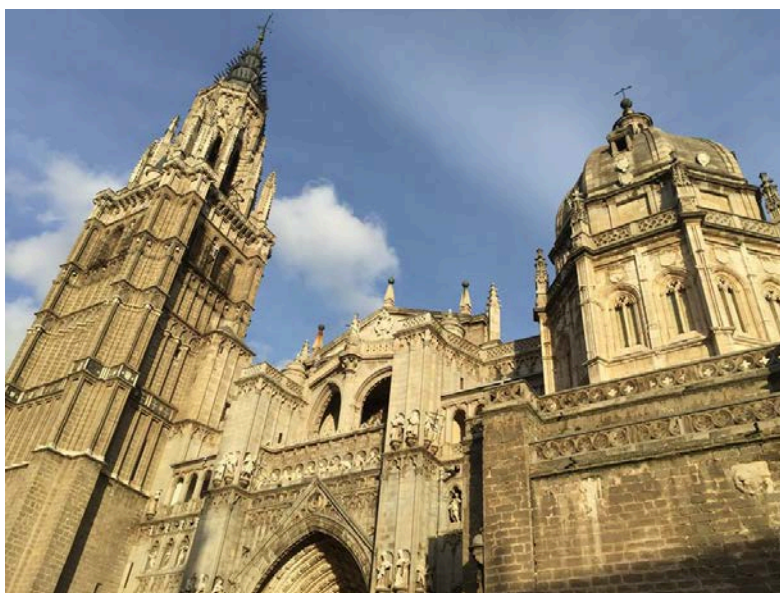
與室友聚餐



參加當地萬聖節派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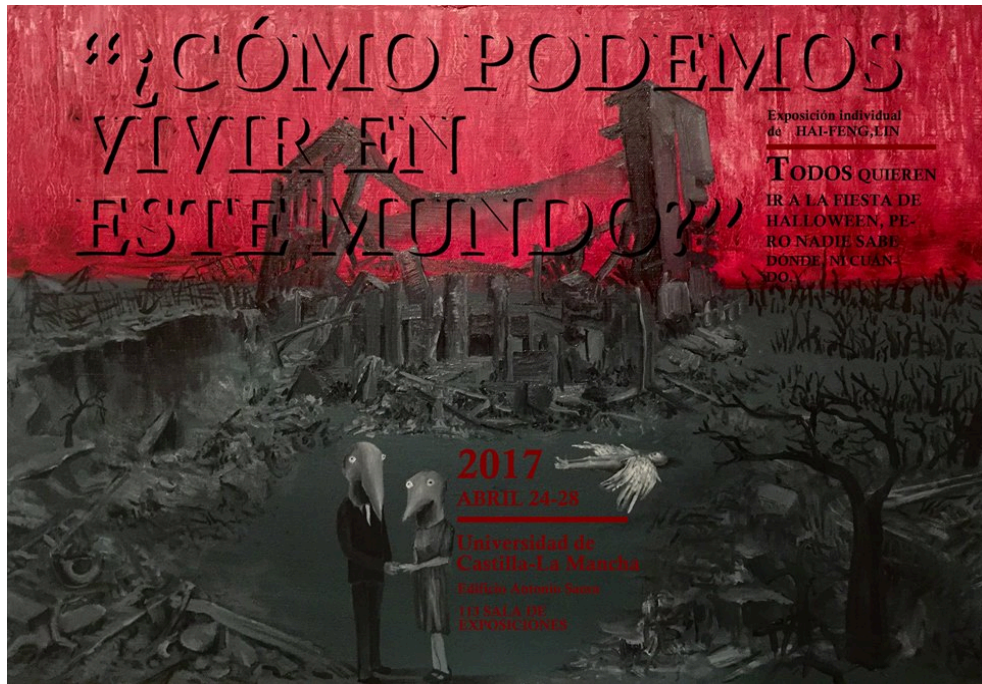
聖誕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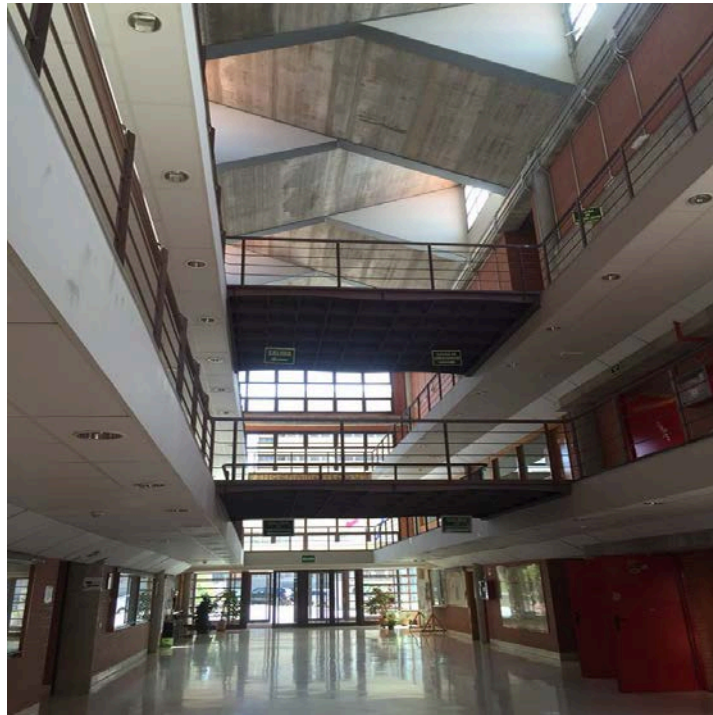
參觀教堂



準備展覽



展覽海報



校園內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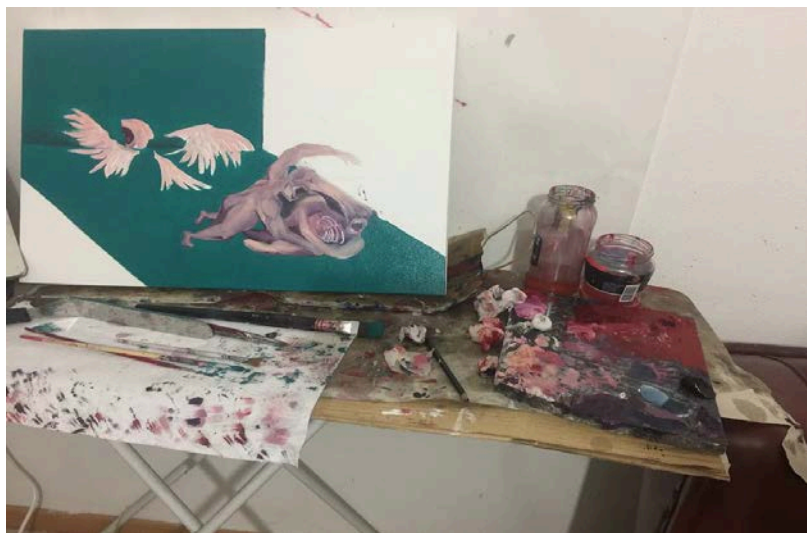
繪畫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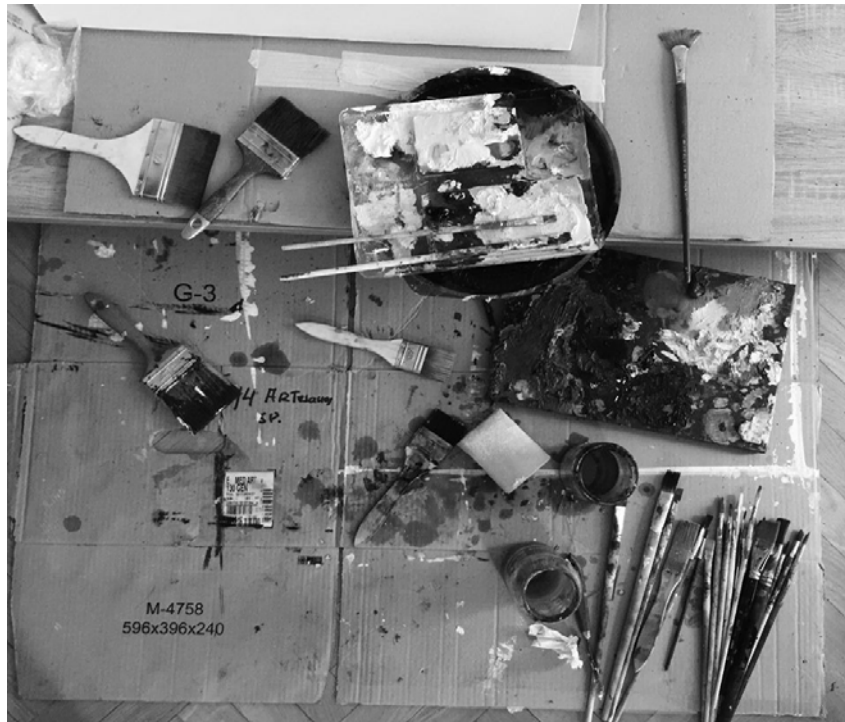
上課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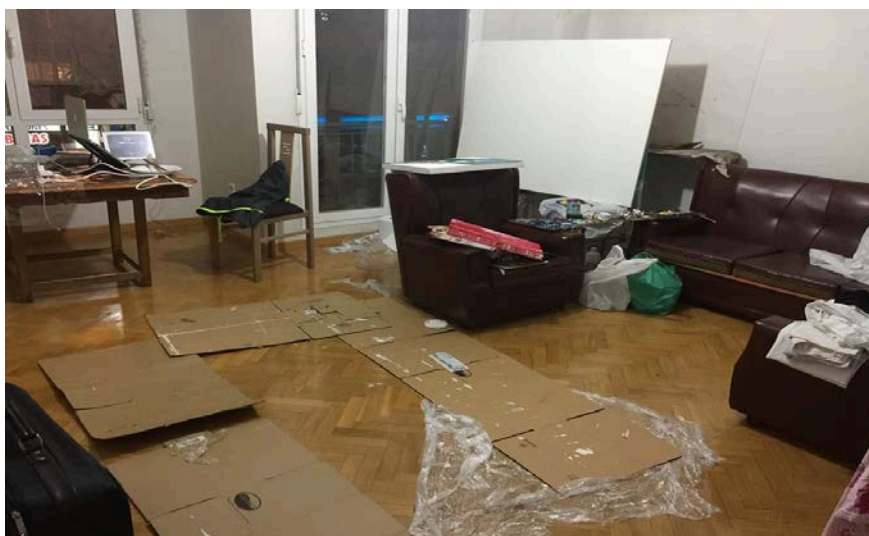
在租屋處做作品



創作過程紀錄



創作中使用的畫具與顏料



因創作而凌亂不堪的租屋處





與同學在學生餐廳用餐  
新年聚餐





交換學生室友們各自準備自己國家的料理來聚餐



一起準備期末考，研讀書目中